

南村輟耕錄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七

天台陶宗儀九成

四位配享封爵

顏子唐玄宗太極元年壬子二月贈太子太師配享孔

子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月封兗國公

曾子同前贈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廟宋理宗咸淳三年

癸卯二月封邾國公配食大成殿

子思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二月封沂國公配食大成

殿

孟子宋神宗元豐七年甲子五月追封鄒國公配享先

聖位次究國公下

宋黃震云往歲顏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曾子子思又並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震聞太學博士陸鵬舉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封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為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壻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欲升安石壓孟子漸次而升為代先聖張本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大言之士戲薄先聖顏子出爭之

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
不勝然後設為公治長有擊其首而叱之曰汝
何不出一爭且看他人家女婿蓋蔡卞安石婿而
公治長先聖婿也蔡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
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為定制南渡後安
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
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
左岳珂嘗記其事近歲增曾子子思又並列於
左亦未有討論者

成都府江瀆廟前有樹六株世傳自漢唐以來
即有之其樹高可五六十丈圍約三四尋挺直
如矢無他柯榦頂

上纒生枝葉若椶櫚狀皮如龍鱗葉如鳳尾實如棗而
加大每歲仲冬有司具牲饌祭畢然後采摘金鼓儀衛
迎入公廨左點醫工以刀逐箇剝去青皮石灰湯焯過
入熬熟冷密浸五七日漉起控乾再換熟密如此三四
次却入瓶缶封貯進獻不如此修製則生澀不可食泉
州萬年棗三株識者謂即四川金果也番中名為苦魯
麻棗蓋鳳尾蕉也

河南理幕沈易云灞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
舞哥泣曰女率有工繫我獨為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
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

之自是不粉澤不茹葷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
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凝立庭間
酒行歌闕目不流盼與之酒勿飲州判官嘗忤哥徑還
誓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
刃閉卧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拘羸之不若可急去
不且血汗吾刃矣慚怒以回明日知州聞之歎曰州有
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
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見哥妍麗將殺
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寇并殺
之

劉節婦冀之衡水人通古文孝經小學書適同郡曹泰財
紅巾陷河朔因避兵聊城賊掩至大掠見節婦居群
人中時妍整持刀驅之行節婦曰吾婦人惟知從夫而
已不賊從也賊欲移其心乃盛陳金玉珠璣仍用錦綉
衣服被節婦身節婦裂碎之強擁上馬墮地者數四賊
怒繩其項就馬上曳之節婦以手爪地以頭觸石流血
罵賊不絕聲遂遇害

毗陵倪元鎮有潔病一日眷歌姬趙買兒留宿別業中心
疑其不潔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頂至踵且捫且嗅捫
至陰有穢氣復俾浴凡再三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

夢徒贈以金趙或自談必至絕倒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因取諸曲名分調類編以備後來好事稽古者之一覽云

正宮

端正好

袞綉毬

倘秀才

脫布衫

小梁州

朝天子

四換頭

十二月

堯民歌

收尾

叨叨令

醉太平

呆古朶

笑和尚

蠻姑兒

伴讀書

剔銀燈

道和

柳青娘

雙死央

攤破滿庭芳

月照庭

塞鴻秋

白鶴子

中品出入

快活三

中品出入

黃鍾

願成雙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地風

四門子

神仗兒

推金索

水仙子

興龍引

金殿樂三臺

侍香金童

降黃龍袞

塞鴈兒

接接高

南呂

一枝花

梁州第七

賀新郎

牧羊闋

隔尾

紅芍藥

菩薩梁州

三煞

罵玉郎

感皇恩

采茶歌

隨煞尾

鬪蟬螭

四塊玉

哭皇天

烏夜啼

隔尾黃鍾煞

攤破采茶歌

楚天秋

隔尾隨煞

中呂

粉蝶兒

醉春風

迎仙客

石榴花

鬪鷓鴣

上小樓

快活三正宮出入

鮑老兒

般涉

哨遍

耍孩兒

收尾

紅繡鞵

喜春來

克民歌

滿庭芳

鮑老衣

醉高歌

十二月

普天樂

叫聲

雙死夾

白鶴子

正宮
出入

窮河西

朝天子

乾荷葉

剔銀燈

菩薩蠻

墻頭花

喬捉蛇

鷓鴣打兔

酥棗兒

鎮江回

鶴鶉兒

死夾兒

風流體

賣花聲

蔓菁菜

仙呂

賞花時

點絳脣

油葫蘆

天下樂

那吒令

鵲踏枝

六么序

后庭花

青歌兒

賺煞

混江龍

金盞兒

醉中天

村里近鼓

元和令

上馬嬌

聖葫蘆

江西后庭花

柳葉兒

寄生草

賺煞尾

攤破天下樂

醉扶歸

低過金盞兒

八聲甘州

遊四門

賺尾

憶王孫

一半兒

得勝樂

鴈兒

妖神急

翠裙腰

六么遍

大安樂

柳葉兒

商調

集賢賓

逍遙樂

梧葉兒

後庭花

雙鴈兒

金菊香

浪來里

醋葫蘆

青哥兒

上京馬

隨調煞

柳葉兒

仙呂出入

黃鶯兒

踏莎行

垂絲鈎

蓋天旗

大石

青杏子

好觀音

六國朝

念奴嬌

歸塞北

初問口

怨別離

搥鼓體

鴈過南樓

憨郭郎

催拍子

玉翼蟬

茶蘼香

女冠子

林里鷄近

驀山溪

喜秋風

淨餅兒

鷓鴣天

雙調

新水令

駐馬聽

甜水令

折桂令

落梅花

沉醉東風

小將軍

清江引

碧玉簫

鴈兒落

德勝令

喬牌兒

掛玉鉤

川撥棹

殿前歡

七弟兄

梅花酒

收江南

水仙子

滴滴金

死火煞

步步嬌

攬華琶

豆葉黃

風入松

撥不斷

慶東原

沽美酒

太平令

一錠銀

荆湘怨

阿納忽

夜行船

鎮江回

中呂出入

胡十八

掛玉鉤序

五供養

行香子

梧桐樹

離亭宴煞

此央兒煞尾

太平歌

十捧鼓

小婦孩兒

挂打燈

喬木查

蝶戀花

慶宣和

棗卿詞

石竹子

山石榴

山丹花

醉娘子

駙馬還朝

大拜門

鷓刺鴿

不拜門

喜人心

忽都白

倘兀歹

風流體

中呂出入

燕南芝菴先生唱論

古之善唱者三人

韓秦娥

沈古之

石存符

帝王知音者五人

唐玄宗

後唐莊宗

南唐後主

宋徽宗

金章宗

三教所尚

道家唱情

僧家唱性

儒家唱理

近世所謂大曲

蘇小小蝶戀花

鄧千江望海潮

蘇東坡念奴嬌

辛稼軒摸魚子

晏叔原鷓鴣天

柳耆卿雨霖鈴

吳彥高春草碧

朱泚真生查子

蔡伯堅石州慢

張子野天仙子

歌之格調

抑揚頓挫

頂疊塚換

縈紆牽結

敦拖嗚咽

推題九轉

搖欠遏透

歌之節奏

停聲

待拍

偷吹

拽棒

字真

句篤

依腔

貼調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

起末

過度

搵簪

擷落

凡歌一句句有聲韻

一聲平一聲皆一聲圓

聲要圓熟腔要徹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

變聲

敦聲

杌聲

喞聲

困聲

三過聲

偷氣

取氣

換氣

歇氣

就氣

愛者有一口氣

歌聲變件

三臺

破子

遍子

擷落

實催

全篇

尾聲

賺煞

隨煞

隔煞

羯煞

本調煞

拐子煞

三煞

十煞

唱曲門戶

小唱

寸唱

慢唱

壇唱

步虛

道情

撒鍊

帶煩

瓢叫

唱曲題目

曲情

鐵騎

故事

采蓮

擊壤

叩角

結席

漆壽

宮詞

禾詞

花詞

湯詞

酒詞

燈詞

江景

雪景

夏景

冬景

秋景

春景

凱歌

權歌

漁歌

挽歌

楚歌

杵歌

歌之所

桃花扇

竹葉尊

柳枝詞

桃葉怨

充民鼓腹

壯士擊節

牛童馬僕

閭閻女子

天涯遊客

洞裏仙人

閨中怨女

江邊商婦

場上少年

闌闌優伶

華屋蘭堂

衣冠文會

小樓挾閣

月館風亭

雨窓雪屋

柳外花前

凡聲音各應律呂分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調

仙呂宮唱清新絲渺

南呂宮唱感嘆傷悲

中呂宮唱高下閃爍

黃鍾宮唱富貴纏綿

正宮唱惆悵雄壯

道宮唱飄逸清幽

大石唱風流醞藉

小石唱倚旒嫵媚

高平唱條物混漾

般涉唱拾掇坑塹

歇指唱急併虛歇

商角唱悲傷宛轉

雙調唱健棲激臬

商調唱悽愴怨慕

角調唱嗚咽悠揚

宮調唱典雅沉重

越調唱陶寫冷笑

有子母調有姑舅兄弟有字多聲少有聲少字多所謂
一串驪珠也比如仙石點絳脣大石青杏兒人喚作

殺唱的劄子

有愛唱的有學唱的有能唱的有會唱的有高不揭低

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放指兒唱意見有明指兒暗
指兒長指兒短指兒碎指兒

有一曲入數調者如咏木兒冠子抱毬樂鬪鷓鴣黃鶯
兒金盞兒之類是也

凡唱曲有地所

東平唱木蘭花慢

大名唱摸魚子

南京唱生查子

彰德唱木斛沙

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

凡唱所忌

子弟不唱作家歌

浪子不唱及時曲

男不唱艷詞

女不唱雄曲

南人不曲

北人不歌

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有川噪有堂聲皆合被蕭管
有唱得雄壯的失之村沙唱得蘊棧的失之也斜唱
得輕巧的失去寒賤唱得本分的失去老實唱得用
意的失之穿鑿唱得打稻的失之本調

凡唱節病有困的灰的涎的叫的大小的有樂官聲撒錢
聲拽鋸聲猫叫聲不入耳不著人不徹腔不入調工
夫少徧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
無傳授噪拗劣調落架漏氣

凡唱聲病

散散

焦焦

乾乾

冽冽

啞啞

嘎嘎

尖尖

位位

雌雌

雄雄

短短

憨憨

濁濁

赳赳

格嚟

囊鼻

搖頭

歪口

合眼

張口

撮唇撇撇口

昂頭

咳嗽

凡添字病

則他

兀那

是他家

俺子道

我不見

兀的

不呢

一條了

唇撇了

一片子

團纏了

茄子了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

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曰套數時行小令曰葉兒套數
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

詞山曲海千生萬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

莊夢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為宋祕書小史其家
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
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夢塘既沒
子孫不知保惜或為蟲鼠蝕噬或為隣識盜竊或供飲
博之需或應餽覆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
朝廷開局脩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一

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
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遁圖識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
收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其孫群玉悉載入京覬領恩
澤宿留日久仍布衣而歸書之不幸如此

陳愛山買顧氏廢族石假山一所移置家園十日邀淵白
觀之指而謂曰此公族中之物淵白笑答曰東掖西角

陳嘿然

華亭楓涇戴君實其家巨富妻王氏妒悍無比僅有一女
贅謝季初為壻君實納一妾于嘉興外舍得男王聞之
蚤夜怒詈君實不得已遣其妾取兒以歸而女恐其長

大分我財產遂於襁褓中酷加凌虐致成驚疾又不容
醫療竟就夭亡大為喜幸越三年自孕將產夢抱此兒
及媿得男後隨殞於尊兒亦不育此婦女妒悍之報今
戴氏絕嗣天道豈遠也哉事在至正十五年四月上旬
也

汪佛奴歌兒也姿色秀麗嘉興富戶濮樂間以中統鈔一
千定娶為妾一日桂花盛開濮置酒佛奴奉觴濮有感
于中潛然墮淚佛奴請問其故濮曰吾老矣非父於人
世者汝宜善事後人佛奴亦泣下誓無貳志人莫之信
既而濮果死佛奴獨居尼寺深箴簡出操行潔白以終

其身

重紀至元間大師丞相伯顏專權蠹政貪惡無比以罪左
遷南恩州達魯花赤至隆興卒寄棺驛舍滑稽者題于
壁云百千萬定猶嫌少塚積金銀土斗邊可惜大師無
運智不將此子到黃泉

丙子歲松江亢旱聞方士沈雷伯道術高妙府官遣吏齎
香幣過嘉興迎請以來驕敖之甚以為雨可立致結壇
仙鶴觀行月孛法下鐵簡子湖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
了無應驗羞赧宵遁僧柏子庭有詩其一聯云誰呼蓬
島青頭鴨來殺松江赤縛蛇聞者絕倒

車耕金卷十七
一四
攜李顧淵白恃才教物嘗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公復不
喜曰今天朝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國名何
燕之稱慚恨而歸晚年始得領教岳陽高照菴先生以
詩送之云豪氣欲吞天下士冷官初到岳陽城切中其
實淵白自出一對句云天下秀才爺有刀鐮人對之曰
村中和尚種

世人但知醫有十三科畫有十三科殊不知裱皆亦有十
三科一織造綾錦絹帛一染練上件一抄造紙劄一染
製上件顏色一餉料麥麩一餉藥礬蠟一界尺裁版裱
帖一車頭或金或玉或石或瑪瑙水晶珊瑚沉檀花梨
烏木每軸止用一色所以只歸一科

一餽刷一鉸練一條一經帶一裁刀數內闕其一則不能成全畫矣其餽刷裁尺亦皆有名餽刷機軟者謂之平分機硬者謂之餽糊大小得中者謂之黏合狹小者謂之寸金裁尺極等闊者曰滿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曰兩指最狹者曰單指

越人朱仲桓武云至正丙申歲大旱余在蕭山觀方士陳

希微禱雨于北嶺將軍廟累日俄降筆云吾秦人厲狄

也與項羽起事山陰雖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民其父

老不忘我者俾血食于此尔未幾千五百年世代雲變

遂湮我姓名至茂焉無聞故以相告目擊其事感嘆弥

日

中原紅軍初起時旗上一聯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
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其後毛貴一賊橫行山東侵
犯畿甸駕幸灤京賊勢猖獗無異唐末

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自題
挑符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卒亦
識也

嘉定州大場沈氏因下番買賣致巨富一日自番中還先
報家信有云番船今到何處發金甲先回金甲者碓坊
甲頭也後因逐一幹僕僕出此書首告以為玉印未到

金甲先回沈厚賂官府得理聞者亦可為戒

許林瑛

環云

陳友諒部屬稱鄧平章者陷江西某縣有婦

蘭氏其夫以財雄一鄉因賂鄧之帥某丐免剽殺帥聞
蘭有殊色輒殲其家獨生蘭及四歲嬰將納之蘭曰帥
貴人妾事之無恨然吾良人以禮幣聘妾為婦者若干
年與生二子妾不忍即背恩軍中禮不備請持一月喪
服乃為師婦未晚帥許之服未終移兵別縣帥曰吾如
汝約今夕諧吾婚乎蘭曰諾既而帥上馬他之使二卒
守蘭曰為取雞酒具香火今夕吾為帥婦敢告先良人
靈卒俱出乃先殺嬰噬指血書壁曰涇渭難分濁與清

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未忍更他姓烈婦何曾嫁二人
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
過客聞之亦慘神書罷即自刎帥返驚歎訊二卒欲罪
之卒指壁間題倩人讀其詩馳白鄧鄧聞之陳陳為立
廟旌表云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錢唐九月陷吳興延陵冬十月
陷江陰州大姓許晉字德昭者有武畧善格鬪仲子
如璋亦英勇遂相謀曰烏合之衆敗亡可待我族我里
何忍坐累焉乃潛聚無賴惡少資以飲食保護隣井日
有餘黨四散抄掠則誘使深入悉殪而埋之所居素隱

僻賊無知者尋聞官軍駐近郊陰遣人約為內應十一月八日浙東宣慰元帥觀孫統兵入城晉率所募應之官軍少却晉弗之知尚與賊戰於城北之祥符寺前會賊黨自他所來掎其後如璋遂與家僮徃救手刃數人破圍而入偕父力戰眾寡不敵父子皆死明日官軍復進攻賊遂潰家人得父子屍斂而葬之柩車相繼于道見者無不隨淚鄉之父老誄之曰父死於忠子死於孝私表其里曰忠孝郡上其事于朝不報

胡仲彬乃杭城勾蘭中演說野史者其妹亦能之時登省官之門因得黃緣注授也檢至正十四年七月內招募

遊食無藉之徒文其皆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八字為
號將遂作亂為乃林首告搜其書名簿得三冊總以一
冊到官餘火之亦諒三百六十餘人

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
方太平此扶箕語驗之今日果然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七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八

天台陶宗儀九成

各行省鄉試則有人取發解進士姓名一如登科記錄梓
印行以圖少利至正四年甲申江浙揭曉後乃有四六
長篇題曰非程文語與抄白省榜同時版行不知何人
所造而路府州縣盛傳之語曰設科取士深感聖世
之恩倚公挾私無柰吏胥之弊豈期江浙之大省壞於
禹疇之小劉名錫擢山人斯文孔艱衷情痛憤待士無
禮呼名散餅於路傍懷璧有謀打號貼圖於牆上厨傳
用猾吏內外之消息可通試官取貪夫上下之機關不

泄陽揭題駕言無弊實有生姦究之心覓厚賂力舉還
竟持欲箝是非之口五服之親不避故違 國朝之典

章雜犯之卷俱抄恐失手本之名字應才 杭州鼓勇於

終場之日局長之信已通劉環柳環翁知名於未榜之

前代筆之錢盡去萬戶侯之閔節可驗丈人峯之氣力

何勤巨將呂鉛山萬戶監門進樂平之八子許環董晏徐

汪緯許道海郎吳縣主簿受卷通括倉之二林松慶本

生之地增輝同列之情不薄黃璋江松稱幹首一二月已

買試官鮑恂嘉興在榜中十四名全賴妻父建德知縣藉開

元真人之力葉氏葉瓚禮經依永嘉縣尹林泉之門江

即兄弟

暉晃建寧

劉大

希賢慶元

在列賴為省郎之師沈小

推州時

登科誰知

運吏之壻

黃岩趙藺

敵得家兄

晦欽海丞

為

蕉

為蕉

為蕉

外之官瑞安高明託館主有堂上之友紛紛在眼歷歷

難言許瑗

饒州

作魁三百定賣幾千株之木卸成

懺

駝

榜

十八日納七萬戶

澤天

之錢左者如斯右其可見尺牘

尺牘

尺牘

尺牘

尺牘

尺牘

尺牘

尺牘

先來於柏府仕宦勢高

橐文潛出於棘

開師生情密

迓

迓

迓

迓

迓

迓

迓

手帖全憑巡綽

馮懷挾不避軍人

四子入場代筆有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劉之手一家在榜

瞞人起各路之文

所謀不減其忠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在王賀

細吳備榜

省中典吏不讀書亦解成名

李思

齊

葵

山

山

山

山

村童未知禮焉宜中選

錯春秋之年分臨海

夢龍

姓趙備榜

姓趙備榜

姓趙備榜

姓趙備榜

姓趙備榜

姓趙備榜

姓趙備榜

亂周易之陰陽平江俞昇耳目之所及者如此心術之
潛運者難知姑舍舉人更陳坐主俞鎮鍵事韃夤緣考試
這番豐卒歲之資吳瞰知峽州買題登科方得證舊時之
本麟經錯亂因賂取林泉之生生何如林嘉尹易義駁
雜以名尋夏日之孜孜安用賸稽其餘汎汎不必叨
叨分經考卷得便私情自開科曾無此例出院改文以
欺公論雖刊版乃是訛傳歷觀解據之非益見文衡之
繆指實告官者反罹其罪懷才抱藝者虛費其勞趙侏
蔣堂空仰天而嘆息江孚沈幹徒踏地以咨嗟潘伯脩
蔡餘慶兩舉矣為聞夢吉陸居仁再來告免嗚呼文運

已矣吾道安之何等主司汙濫壞今年之選舉既生聖
世進脩冀冀日之公明此非一口之經陳實乃衆賢之
願告有人心者念天理焉至二十二年壬寅復有作彈
文云文運重開多士歡騰於此日科場作弊醜聲莫甚
於今年啓茲人僥倖之門負賢相實興之意事既如此
人其柰何切惟考試官寔文章之司命詐宜偽定於臨
期負外郎執科舉之權衡安可公然而受賂儉謀既遂
清議難容聞人樞膚淺之學翰林懷賓主之舊情啜竊
山游俠之徒座主念梓桑之宿好只因厚契便擢科名
尸位憲賓進鄉閭之十子居聖臺掾升里閭之三王沈

庭珪錯破書經混死生於同列戰惟肅不明詩意強今
古於已然朱舜民乃瀕海之強梁喻宜之實許門之童
子新昌庭瑞輸綵段之幾鱣雪水莫致奉白金之一錠
張誼罔知豕豕皆徐中造就之私揚明不辯春秋拜周
溥作成之賜施者憲貼書之手段壞鄉閭整肅之綱常
唐肅以詞賦而見收明經安在柯理以梯媒而得中對
策何長舍弟致謀甚矣有心之唐溥家兄代筆嗟哉無
學之鄭沂靖而思之良可醜也白頭錢宰感綈袍戀戀
之情碧眼倪中發倉廩陳陳之粟俞潛徐鼎三月初早
買試官立民韓明五日前預知題目元孚乃泉南之大

賈揮金不啻於泥沙許徵實雲間之富家納粟猶同於
瓦礫拔穎之於陋巷餘波有自於陽明起宋祀於窮途
主意必資於張誼既正榜之若此則備選之可知姑舍
前言更陳餘意屈仲孚於受卷易經可謂失人進公甫
於考文麟史大孤衆望不分報賽叔通豈可與言詩繆
講進脩孺子烏足以論易重載連檣之白粲始諧校藝
於青藜遠信止素乏文才嗟老夫之已耄孟天瞞每稱
好甯柰舉業之久疏大壞士風難逃輿論嗚呼天之將
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欲致用於國豈期貢舉之私
此非一口之誣謀實乃衆情之公論用書既往以警將

來

丞相伯顏嘗至于闐國於其國中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脉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杜清碧先生本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燕孟初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為笑用紫色機藤縛帽而製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

松江府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實者老吏也一日率婢妾罵箠仲

微子途適憲僉呂公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
詬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攝赴官服辜君實年愈七旬乞
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
刑卒杖斷之

張起字起之四明人有詩名嘗作一聯云別來越樹長為
客看盡吳山不是家未幾卒詩亦有識歎

丘機山松江人宋季元初以滑稽聞于時商謎無出其右
遨遊湖海間嘗至福州譏其秀才不識字衆怒無以難
之一日構思一對欲令其辭屈心復對云五行金木水
火土丘隨口答云四位公侯伯子男其博學敏捷類如

此

杭州湯鎮一堯徒素不孝於母尤凌虐其妻有子三歲愛
惜甚至妻常抱負偶失手顛損其頭泣而謂姑曰夫歸
婦必被毆死不若先溺水之為幸姑曰姑第無憂但云
是我之誤我却去避汝小姑處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
歸見兒頭破徑捧妻欲殺之妻告曰非我過也婆顛之
耳懼汝怒已往小姑家去遂釋之次日持刀尋母中途
箴諸石下却到妹家好言誘母還至石邊忿躁詈罵取
刀殺母竟失箴刀所在惟見巨蛇介道衆怯退縮不覺
雙足陷入地中須臾即沒至膝七竅流血聲罪自咎母

急扶抱無計可施走報於婦婦掘地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數千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俗謂八間樓皆富實回回所居一日娶婦其昏禮絕與中國殊雖伯叔姊妹有所不顧街巷之人有摩踵接咸來窺視至有攀緣簷闌窓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壻婦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群人王梅谷戲作下文云賓主滿堂歡閤里盈門看洞房窓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弓倒落沙泥鶯都釘折弓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

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瓊絲脫兮塵土
昏頭神碎兮珠翠黥壓倒象鼻塌不見猫睛亮嗚呼守
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却在半晌移厨聚景園中歇馬
飛來峯上阿刺郎葛反一釐絕無聞哀哉樹倒胡孫散阿
老尾倒刺沙別都丁木楔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
象鼻猫睛其貌也瓊聲絲頭神其服也阿刺其語也聚
景園回回叢冢在焉飛來峯猿猴來往之處

嘉興白縣尹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林間遊市井間見婦
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問從行者或答云風俗使然少
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道人所有白遂戲題一絕于壁

云紅紅白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祇有野薇顏色
淺也來鈎惹道人衣勝見亟命去之然已盛傳矣

秀之斜塘有故宋大姓居焉家富饒田連阡陌宗族雖盛
衍而子孫多不肖祖父財產廢敗罄盡郡人金方所談
辭滑稽為賦誦好嫚戲因撫其事成近體一律云興廢
從來固有之尔家感然欠扶持諸墳掘見黃泉骨兩觀
番成白地皮宅眷皆為撐目兔舍人搃作縮頭龜強奴
猾幹欺凌主說與人家子弟知夫兔撐目望月而孕則
婦女之不夫而姪也其家有道觀二所語雖鄙俚然為
人後者見此寧不知懼也哉

達達樂器如箏秦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

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温

也蒼倘兀

畏兀兒

閱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

江南謂之

孔雀雙
手彈

答刺

謂之白翎
雀雙手彈

阿厮蘭扯弼

回蓋曲
雙手彈

苦只把共

呂弦

小曲

哈兒火失哈赤

黑雀兒叫

阿林捺花紅

曲律買

者歸

洞洞伯

牝疇兀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吞

相公

仙鶴

阿丁水花

回回曲

伉里

馬黑某當當

清泉當當

周申父之翰
寒夜擁鑪斲爨見餅內所挿折枝梅花冰凍
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文云寒勒銅餅凍未開南
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却把芳心作死灰共
惟地鑪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兮庾嶺形若槁

木稜稜山澤之臞膚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
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揔無心金鼎商羹
期黠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
返華之國玉骨擁罍烘不醒冰魂翦紙竟難招紙帳夜
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窓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
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真却
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
點香魂今在何處唳炯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
中

一人娶妻無元素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

擬尋芳一遍春去幾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
你一方白絹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則命
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
黃帝鍼經曰人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
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
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
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披傷然其鬚不生其
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
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

門云梵言扇撓坳皆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擇迦搃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撓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又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挈半擇迦此云割謂被割形者此五種黃門名為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闕人鄭氏註云闕真氣藏者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幙僚趙叅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身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

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為人之妖而汙筆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疴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王曆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右載周密癸辛雜識

中原紅寇未起時花山賊畢四等僅三十六人內一婦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宮縱橫出沒畧無忌憚始終三月餘三省撥兵不能收捕殺傷官軍無數朝廷召募驍徒朱陳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從此天下之人視官軍為無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盜賊充斥其數也夫

宇文公諒字子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占一席舍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書試官考卷以文不中式將黜之時坐主龍麟洲先生江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會試果

登高第授同知婺源州事雖曰爵祿前定蓋亦陰德所
致人鮮有知者公少年時嘗館授巨室其閨愛中夜來
奔堅拒不納明旦託以他故斂書告別此非陰德也與
俞俊其先嘉興人今占籍松江上海縣娶也先善化次兄
丑驢女也先善化長兄觀觀死蒸長嫂而妻之次兄丑
驢死又蒸次嫂而妻之俊妻母也既而亦死俊縛綵繒
為祭亭綴銀盤十有四于亭兩柱書詩聯盤中云清夢
斷柳營風月非儀表梓里葭莩蓋柳營暗藏亞夫二字
非儀謂非人表梓謂賸子撻賤娼濫婦之稱葭莩皆是
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譏其輕薄如此又嘗詣妻父

墓所題於廬壁曰柏舟在河可謂節乎二嫂治棲可謂
義乎覆宗絕祀可謂孝乎先刺妻母中刺也先普化末
刺妻之弟博顏帖木兒也博顏帖木兒無他兄弟因利
也先之財願繼其後竟不恤親父小宗之祀為重故云
博顏帖木兒將赴鄉試謂人曰若泰一薦有司以禮敦
遣先就灶宅上馬赴府公宴畢却歸新宅下馬北宅丑
驢所居新宅也先普化所居人戲之曰昔人有二天今
子有二父何其幸欵博顏帖木兒報甚俊弱冠時從碩
琛淵白游負氣傲物當伯顏太師柄國日嘗賦清平樂
長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落殘星猶弄曉豪

傑消磨盡了放開湖海襟懷休教鷗鷺驚猜我是江南
倦客等閒容易安排手蘆留葉起之處後與葉交惡竟
訴于官必欲構成其罪寅緣賄賂浙省移准中書省咨
劄付儒學提舉司議得古人寄情遣興作為閨怨詩詞
多有指夫為君者然此亦當禁止以故獲免罪戾而所
費已幾萬定矣至正丙申春張士誠僭號誠王據有平
江日又以賄通松江偽尹鄭煥署宰華亭用酷刑朘剝
邑民恨入骨髓郡士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
諸公衮衮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黃婆醋鉢兒
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

于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為其所壓
著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願謂之曰汝
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基譜

通玄集

通遠集

清遠集

清樂集

幽玄集

機深集

增廣通遠集

玄玄集

忘憂集

謝景暘居松江北郭結壇於家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官
兵下海勦捕方國珍傳云賊中有人能呼召風雨必得
破其法者乃可擒討千戶也先等遂以謝薦搃兵官給

傳致請省劄有云叅裁軍事必訪異人既達天時當為
世用時知府王克敏廉分端嚴有聲于時不得已親造
其廬起赴軍前其術一無所驗自後全軍敗衄吁宰臣
統大兵數十萬勦除草竊如拉朽耳而乃迎一方士則
其機畧安在哉

嘉興拙管凌師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與抗然其
行實貪汙頗聞人有譏議因出對云竹本無心外面自
生枝節貢推官對云藕因有竅中間抽出絲豪並諷之
也

平江承天寺遭回祿殿宇一空僧悅楚南來住持施財者

雲集遂大興土木之工金璧珠勝有加於錯勸題梁悅
不從曰當有俗人來暫居曰陞領徑山卒高郵兵攻破
城張士誠據以為宮佛像悉毀壞銅觀音鑄為錢既投
降作太尉別造府越四五年復為寺

吳興錢泰窩云至正初二賈自嘉興來平江買舟至海口
收市舶貨行二十餘里兩道人詣舟求度一負磬一持
鬼神像既上舟去申報乃兩甲者從像中出二長刀叱
曰吾逐盜至此汝真盜也舟人陽應曰我固知為盜顧
無以覆今壯士誠與吾意合此未可前途乃可耳故紆
行且曰二盜已落公手治酒助公勇遂命妻取酒勸甲

者逢暮醉抽其刀斫賊其一躍起復斫之二盜盡死舟
還二賈泣且拜曰非公吾幾不免虎口遂以白金二餅
為舟人壽吁決死生於阡危之際不負賈之託不謂之
義丈夫可乎

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堂上酒半
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
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
過碧筩遠甚余因名為解語盃坐客咸曰然

張句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真家數禪和口鼓貧子骨
頭吏員臍腑唐伯剛題郝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

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沿門報
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劉云是你是你

張明善作圯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裸裎
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視烘^上聲說
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
脚猶渭水非熊

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著便於用也又有以錢八文周圍鋪
轉而取六爻名曰金井闌但乾卦初爻及復之泰不可
變蓋止有六十二卦耳此不可用

至正十二年歲壬辰秋蘄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

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偽項帥蔡揚蘇一屯
明慶寺一屯北閨門妙行寺稱弥勒佛出世以惑衆浙
省叅政樊執敬死于天水橋寶歌與妻同溺于西湖其
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庫金帛悉
輦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竈丁
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剋復城池賊遂潰散三平章定定
逃往嘉興即中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攜省印來會權署
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
殘蕩殆盡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
遵禮顧八為迎敵官軍局於市家產悉沒縣官明慶妙

行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叙省官復任
如故 朝廷法度既墮刑賞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復
得矣

畫家十三科

佛菩薩相 玉帝君王道相

金剛神鬼羅漢聖僧 風雲龍虎 宿世人物

金境山水 花竹翎毛 野驃走獸 人間動用

畧畫樓臺 一切傍生 耕種機織 雕青嵌綠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八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九

天台陶宗儀九成

張士誠第九淮南泰州白駒場人泰州地濱海海上鹽
場三十有六隸兩淮運鹽使司士誠與弟士義士德士
信並駕運鹽綱船兼業私販初無異於人先是中書省
右丞相脫脫在任災異疊見黃河變遷至正十一年遣
工部尚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決河故道民
不聊生河南韓山童首事作亂以弥勒佛出世為名誘
集無賴惡少燒香結會漸致滋蔓陷淮西諸郡繼而湖
廣江西荆襄等處皆淪賊境山東杜遵道以李氏子為

主起汝寧蕭縣李二老彭張君用攻陷徐州李二號芝
麻李鄧普勝徐壽輝即真一據蘄黃鎮南班據江東又
有毛貴陳友諒輩不可枚數分據各處方國珍弟兄嘯
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陳賢五江宗三作亂江陰初王克
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結游俠將為不軌高郵知
府季齊收捕于獄李華甫與趙張四素感克柔恩謀聚
衆劫獄齊以克柔解發揚州後招安華甫為泰州判四
為千夫長十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
士誠黨與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併其衆焚掠村落驅
民為盜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職把

截要衝南北梗塞立淮南中書省於揚州以阨其勢既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徂詐百出卒不就降殺知府李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路殺淮南行省叅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既而退還高郵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丞相脫脫親搃大軍以擒之衆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為高郵刻日可平然脫脫與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專權日久及出師遂有議其後者詔脫脫安置淮安路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未下時部將董搏霄每對脫脫

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

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從其言分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墮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不平者盡皆散去或相聚山林為盜高郵不可得而復矣江陰群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殺英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利其貨賂逗遛不進英因乘間挈家逸去過江求救於士誠仍質妻子借兵復讎士誠初亦疑惑弗聽英盛陳江南土

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動其中於是先遣
士德率高郵賦衆擊橫冊渡福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
常熟州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郡縣存罹饑饉
鄉村農夫離父母棄妻子投充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
死地以故烏合瓦解卒無成功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
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陞漕運萬戶脫因為叅政統領
官軍民義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陞松江
府達魯花赤哈散沙為平江達魯花赤領兵出戰除都
水庸田使貢師泰為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
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

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
纔三四千人長軀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劔不接刃
明旦緣城而上遂據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姦
殺慘不忍言脫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哈散
沙在境外聞城破自溺死既時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
繼來降維揚蘇昌齡比先避亂居吳門士德用為叅謀
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為王宮易平江路為隆平
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爭
奪分占而居了無虛者幾月進攻嘉興全師覆沒與敵
據松江叛以城降常州豪俠黃貴甫問道歸款許為內

應不戰而城破易為毗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
為吳興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鍛工稍習吏事性資深
刻與士德同心僂力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
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興改至正十六年為天祐三年國
號大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
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為右
丞鎮吳興史文炳為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
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
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南何欲取嘉興嘉興則有叅政楊
完者統領苗獠撞名曰峇刺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

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其東門悉為所殲文炳僅以身
免士德又與與敬提兵入杭州軍器甚銳杭州大軍歛
鋒不敵丞相退避蕭山士德軍檢刮虜掠羅木營萬戶
普賢奴乃慶元路萬戶金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
人率兵先出完者部領苗軍繼進民亦挺身巷戰士德
大潰收拾殘兵十壘八九及攻海鹽又為乍浦鍾氏所
撓後得馬道驍勇擒獲苗軍無算西南接境賴此無虞
不然松江非士誠有矣崑山數為方國珍海軍攻擊託
丁氏往來說合結為婚姻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長
興武康與廣德相界花鎗軍出沒之地雖巨有勝負然

亦不勝其苦所跨三州皆隣勍敵可畏者特集慶一軍
盛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耀舳艫
相銜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縛致集慶
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徇之終無降意士誠
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訖莫成就仁親詣
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時十八年
秋八月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府平江士
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于平江
以設其官屬

道家者流為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又

移檄南岳魏夫人請借仙鶴或二隻或四隻青鸞鸞導衛
翔鶩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真
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名鶴得盤旋於上
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為第一度
籙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歟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僖三祖及太祖太宗真
仁英神哲徽欽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并端宗帝昺也
吾衍子竹間居錄云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皮冰切古
不音符容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三國時有暨艷
乃吳人附陸抗傳當音結不音暨也

條侯周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見史記絳侯傳註謂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叅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常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

豈然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先生書藏
公家今稍稍傳人間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嘗讀金黃華老人詩有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殊不可曉
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
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日為一双以二乏為已二已
為角四角為双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詩意見矣
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
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訛為骨咄耳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而
元卒竺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娶

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復夭王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下從其姑王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斂葬悉如禮子四人長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熙而養才遺疾不逾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六所守如其姑云

隴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七歸李氏生子庸甫六歲而寡舅姑憐其少也欲嫁之使左右風之即引刀截髮以見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蚤卒其妻

張氏年二十有八生子慶方亂亦誓不再適從弟希賢
妻陳氏年二十有四希賢卒時其子度方孕四月守志
益堅一門三婦以貞白聞庸至正間任至同知濟南路
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同知益州路總管府事隴西郡伯
母封隴西郡夫人再調闕襄宣慰階中奉大夫而夫人
始卒

黃龍洞在吳興郡北去城闔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林
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幢自石上湧起
輕撼則搖動稍加力排輒不動人甚異之洞旁壁立千
仞頰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下應以聲呼則相答深宵不

測每歲旱郡民禱之東坡先生曾遊題詩述龍之迹山谷先生書黃龍洞三字刻猶存

王古心先生筆錄內一則云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絕照訪予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話次因問光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歲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麩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人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擔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投河奔井凡納婢僕初來時曰搗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

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以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叙能叅政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全真紀實云金主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人王中孚者倡全真教談馬丘劉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學士作紫微觀記所載詳悉

馬伯傑山東鄒縣人父某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不以家行傑獨與母居盜起汝穎轉畧齊魯境傑負母匿草間

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歛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城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慟曰母在此毋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而邑劾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於榛莽中故衣尚存始克遷柩祖塋御史轉浙西憲僉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錢唐人咸稱為馬孝子云

天台金沙里女王靜安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瑞為樞密院斷事官未幾死于兵靜安守節不嫁權貴爭求之至截髮自剄不殊

宋葉寘坦齋筆衡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

謂甝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
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祕色窰器世言錢氏有國
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祕色陸龜蒙詩九秋風
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
散鬪遺栝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
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窰器故河北唐鄧耀
州悉有之汝窰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窰質頗麗厚
政和間京師自置窰燒造名曰官窰中興渡江有邵成
章提舉後苑號邵局嚴故京遺製置窰于修內司造青
器名內窰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

郊壇下別立新窰比舊窰不侔矣餘如烏泥窰餘杭窰
續窰皆非官窰比若謂舊越窰不復見矣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
石浪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為之所以
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潘耳自後有螺子黑赤
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
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
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
亦尚用松煙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
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偽也墨亦不精宋熙豐間張

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
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
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
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做

古

唐

祖敏

奚鼎易水

奚鼎鼎之弟

奚起

鼎之子

陳朗兗州

王君得

柴珣

並唐末五代

南唐

李超

舜之子始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

李廷珪

李廷寬

李承宴

超之子

李文用

承宴之子

李惟慶

李惟一

李仲宣皆文用子

耿遂仁

歙州

耿文政

耿文壽皆遂仁子

耿德

耿盛

盛匡道

宣州

盛通

盛真

盛舟

盛信

盛浩

宋

張遇

潘衡

蒲大韶

欵曰書窓輕音煤佛帳餘韻

葉世英

嘗造德壽宮墨

朱知常

款曰朱知常香齋

梁果

徐知常

葉邦憲

嘗造復古殿墨

雪齋

款曰雪齋墨寶

李世英

款曰叢桂堂李世英

胡友直

潘衡孫秉彝

周朝式

李世英男克恭

樂温

蒲彦輝

劉文通

郭忠厚

鏡湖方氏

黃表之

齊峯

劉士先

嘗造緝熙殿墨

寓菴

得李潘心法

俞林

丘攸

謝東

徐禧

葉茂實

三衢

翁彦卿

元

潘雲谷

清江

胡文中

長沙

林松泉

錢唐

於村仲宜興

杜清碧武夷

衛學士松江

黃脩之天台

朱萬初豫章

丘可行金溪

丘世英

丘南傑皆可行子

斲琴名手

隋

趙取利

唐

雷霄

雷威

雷珏

雷文

雷迅

郭亮

一作諒皆蜀人

沈鐸

張鉞皆江南人

金儒

大中進士

僧三慧大師

宋

蔡獻

朱仁濟

衛中正

慶曆中道士

趙仁濟

興國中

馬希仁

馬希先

一作仙崇寧中

金淵

紹興初

金公路

即金道紹興初

陳亨道

高宗朝

嚴搏

馬大夫

梅四官人

龔老應奉

林杲

東鄉

元

嚴古清

恭字子安搏之孫梅四之婿

施溪雲

施谷雲

施牧洲

古琴名

冰清

春雷

玉振

黃鵠

秋嘯

鳴玉

瓊嚮

秋籟

懷古

南薰

大雅

松雪

浮磬

奔雷

存古

寒玉

百衲

響泉

冠古

韻磬

涉深

天球

混沌材

萬壑松

雪夜冰

玉澗鳴泉

石上清泉

秋塘寒玉

九霄環佩

至正丙申高郵兵累攻嘉興不克或人撰戲語云史師一日下令行兵奉謀掌史進言自古行師必先祭旗史曰

王元師破松江時曾祭否答曰不祭史曰王元師不祭
我也不祭蓋祭濟字音同傳以為笑又有一說紅軍與
苗軍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
書大元統兵官五字帥曰我此間亦效之旗成軍吏稟
所寫何字帥曰八分書寫趙王令既而寫趙字未成才
寫得走字傳報苗軍到走走走二說皆可捧腹

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計羅烝字四餘氣纏度過宮遲
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日時可以知休咎定壽夭其書
曰百中經經首有安命法曰周天宿度十二宮安命例
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為一葉簡明易見其法但看

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上向下逐宮
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上而下見卯住即是
此度安命真捷徑也

此處有極淡的垂直文字，可能是印文或極淺的刻字，內容難以辨認。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四	三	二	一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女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丰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尾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宸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軫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張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十一	十二	十五
四	三	二	一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柳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井
二	一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畢
一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胃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奎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室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危

級井...

泗州塔下相傳泗州大聖鎖水毋處繆也按地志云水神
在臨淮縣龜山之下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
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禹獲之鎖其頸於龜山之
足淮水乃安流注海迺來漁者知鎖所在古嶽瀆經云
禹治水三至桐柏獲淮渦水神曰無支祁乃命庚辰制
之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
釣山下其鈎為物所製沈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是一
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又東坡濠州
塗山詩川鎖支祁水尚渾註程演曰異聞集載古嶽瀆
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祁善應對

辯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
淮乃安流唐時有漁者釣得一古鎖牽出其末有如獼
猴者蓋此物也國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銅
鎖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窟有青獼猴躍出水而
逝山海經水獸好為雲雨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
支祁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父客都門因寄衣侑以詩云情同
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
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
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九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無法辨識。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九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十

天台陶宗儀九成

周禮璽節鄭氏註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許慎說文云
印執政所持信也徐鍇曰以爪手爪以持信也衛宏
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
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郡臣莫敢用也七雄
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
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金璽橐佗鈕又
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
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

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
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 建武元年詔諸侯
王金印綬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
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墨綬及黃綬 陳制金章或
龜鈕貌鈕獸鈕豹鈕銀章或龜鈕熊鈕羆鈕羔鈕鹿鈕
銀印或珪鈕兔鈕銅印率環鈕 吾衍云漢有摹印篆
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
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
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王休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
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廣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魯公官

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 漢晉印章皆用白大不過寸
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
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
信今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
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 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正方
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 三字印右一
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處相等不可
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 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
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別之字有有脚無脚故
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 軒齋等

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崑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
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朱文 朱文印或用雜
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情免費辭說 白文印用崔
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
為第一 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
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朱文印不
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為相去庶免印出與
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旁有出筆皆帶邊邊須細
於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皆昂起未免邊肥於
字也非是印多不能曉此黏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

多有人依款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法不魯
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學者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
金掌其璽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乎執之下也
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
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
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
安萬言而先辭耳 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
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印有法 凡印文中有
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
如此 凡印牒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為官印一為私印

具列所以實為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 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為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 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為正式近人欲弄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為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

幼君右二字唐呂溫字化先有印曰呂化先此亦三字

表德式 諸印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

加屈曲務欲填滿若無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也字多

無空不必問此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

真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

一規規方圓謂之工繡簡相茶布置不紊謂之巧 趙

彥衛云曰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

之米印及倉教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為白

字者 通典云北齊有木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背上

為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

萬幾惟以印籍縫今齟合縫條印蓋原於此 秦有八
體書三曰刻符即古所謂繆篆五四摹印蕭子良以刻
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鍇謂符者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
理應別為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
之 宣和譜四卷 楊克一圖書譜一卷故名集 王
厚之復齋印譜 顏叔夏古印譜二卷 姜夔集古印
譜一卷 吾衍古印文二卷 趙孟頫印史二卷
浙西銀工之精於手藝表表有聲者屈指不多數也

朱碧山嘉興魏塘

謝君餘平江

謝君和同上

唐俊卿松江

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盜黃華起政和 朝廷命將帥師往討未至盜已就縛回軍經浦城焚其廬舍孝子毋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子年六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年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擢為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告之曰而毋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辭父為河南行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間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此有趙副使故為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毋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

鄧間耳孝子知母定在驚喜遂回汝州拒鵝路山不遇
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棗陽崔
橋又不遇然自離汝州行路既遠知母所鄉停車道傍
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荅可物色或指唐
州以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顧而言
有月圓再圓之語既寤言猶在耳益喜抹自崔橋三百
餘里至別蓋訪其母在焉既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
望也神人之言於是有徵矣留別蓋半月舟具奉母南
歸當時聞其事者自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名勝莫不
為歌詩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往往舉朱壽昌事以為

比會稽韓莊節先生性作孝子傳行于世

周易癡處館講授賓主不合遂作白日園文飄然而去其
文曰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子以我為隱乎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青雲路且坐白日園飯蔬
食樂亦在中素貧賤不願乎外茲承賢主人不取通士
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道餽以禮擇師教子
弟蓋亦據於德依於仁園土而居重門以待當尔耳不
聽淫目不視惡將以塞其兌閉其聰然而口不絕吟手
不停披安能存其心養其性黃芽若就白髮已空常念
流地上之白水真人且作鎖洞門清溪道士子其子親

其親固宜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爾為尔我為我安
肯哀矜而辟焉教惰而辟焉不越文字之間自行束脩
以上受風魔貶為自在囚口出雌黃用狙翁朝四暮三
之術目生虛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朋自遠方來
與進也與退也使君從此中入或止之或居之俛我行
其庭不見其人而子過我門不入我室望而未見招之
不來所不與同心指蒼天而為證亦欲從遊耳曰黃昏
以為期不以我為貧知有時為養所願諸生人十已千
以一識百師也過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參也魯
回也如愚竟傳聖人之道統而其詩書無崇筆墨有靈

蟬蛻汗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叫閭闔吐三千丈
豪氣之沉埋乘風歸蓬萊訴百萬億顛厓之辛苦藩籬
既剖門闔洞開縱意所如從吾所好口說五千年乘牛
出函谷願與閨門令尹游乎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皆曰閉戶先生來也

凡官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刻肖人形其廣狹長
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鞞鞶繫腰盒鉢
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椀楪匙筯各一
殮訖用黃金為籬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紉失
失為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

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

髹器

黑光 凡造椀碟盤盃之屬其胎骨則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片於旋牀上膠黏而成名曰捲素髹工買來刀刮膠縫乾淨平正夏月無膠汎之患却煬牛皮膠和生漆微嵌縫中名曰捎當去聲然後膠漆布之方加麈灰乃磚瓦搗屑篩過分麈中細是也膠漆調和令稀稠得所如髹工自家造賣低反之物不用膠漆止用猪血厚餉之類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壞也麈灰過停令日久

磚石車磨去灰漿潔淨停一二日候乾燥方漆之謂之
糙漆再停數月車磨糙漆絹帛桃上聲去漿跡纔用黑
光黑光者用漆斤兩若干煎成膏再用漆如上一半加
鷄子清打勻入在內日中晒翻三五度如栗殼色入前
項所煎漆中和勻試簡看緊慢若緊再晒若慢加生漆
多入觸藥觸藥即鐵漿沫用隔年米醋煎此物乾為末
入漆中名曰黑光用刷蘸漆漆器物上不要刷痕停三
五日待漆內外俱乾置陰處眠之然後用揩光石磨去
漆中類雷上聲揩光石雞肝石也出杭州上柏三橋埠牛
頭嶺再用箒份次用布份次用菜油傳却用出光粉揩

方明亮

朱紅 修治布灰一一如前不用糙漆都用罈朱桐葉
色然後用銀朱以漆煎成膏子調朱如朱一两則膏子
亦一两生漆少許看四時天氣試簡加減冬多加生漆
顏色闇春秋色居中夏四五月秋七月此三月顏色正
且紅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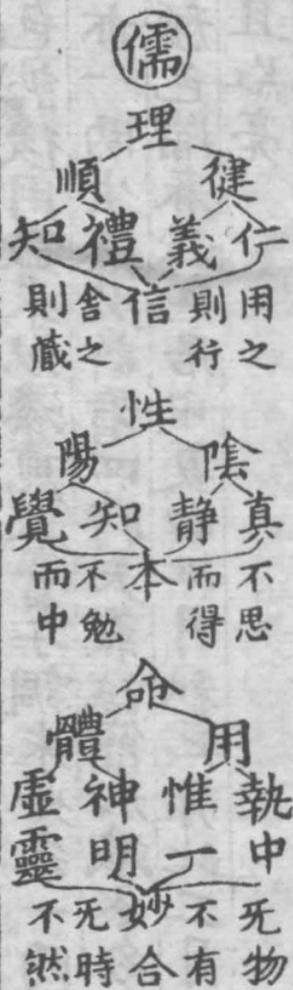
鰻水 好桐油煎沸以水試之看躁也方入黃丹臙粉

無名異煎一滾以水試如密之狀令冷油水各等分杖
棒攪勻却取磚灰一分石灰一分細麩一分和勻以前
項油水攪和稠黏灰器物上再加細灰然後用漆並如

黑光法或油亦可

只孫宴眼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是也
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間首服亦如之

三教一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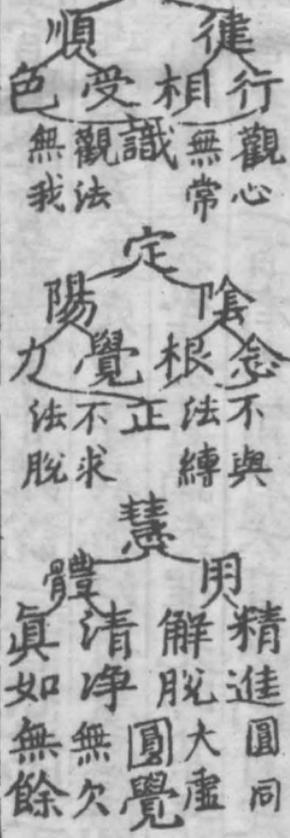


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

道精



釋戒



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附馬
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
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
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
得銀子而鑄者

凡學官朔望講說乃禮之常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自
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然儒生未達時
宜徃徃迂意多矣泰定甲子吳淞江省臺憲僚咸集時
治書劉公灤源北方學者首謁先聖先師某年值閏詹
肖岩講書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大咈其意以為學校講說雖賤夫阜隸執鞭執鐙之人皆令通曉今乃稽筭度數何為肖岩由是悒快而卒至元己卯冬分憲老老公檢踏災傷以復熟糧為急陸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歛一章公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銳意浚河以興利除害為已任時憲僉某謁學官王玉岩講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結意皆歸美於知府憲僉不悅而罷丁酉歲張士誠據有姑蘇日遣蘇守周仁來王可權講易泰卦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為譏訛累及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先生伯全父作訓導時行刑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講畢稱賞

不已前數君子亦可為後人戒也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安豐人由浙省典吏充宣使後於董搏霄部下立功擢松江府判未任轉省都鎮撫升元帥至正丙申二月朔偽誠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時與敬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人叅政楊完者不協乃投松江名曰守禦實欲戀倡婦董賽兒故達魯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無制變之術激成其禍蓋其至也不郊迎之已自不悅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而來鎮守城池二帥抗行不相上下帖點兩倉脚夫散口糧給器械發號施令蓋意在逐與敬行十八日

帖宴軍民官無一人至者至夜與敬下萬戶戴列孫等
率引軍卒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寺觀民房
悉化焦土檢刮金銀財物塞滿舟船自與敬以下人口
輜重皆出西門二十四日完者下元帥蕭亮貞成等率
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誠子
女玉帛悉為苗軍所有民亦持挺相逐列孫孔鎮撫等
死者過半苗軍恣肆檢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婦多為淫
汙房舍間有存者皆為焚燬靡有孑遺居民兩遭鋒鏑
死者填街塞巷水為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史
文炳一部兵馬自湖泖入古浦塘舳舻相銜旗幟蔽日

苗軍一矢不交竟潰散而去

南村野史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卓哉斯言也初王與敬之戾止苟得一守土官能以智慮處之則不致若是况松江尚侈靡習淫風者久矣余嘗扼腕而歎必有後日之患終為一賤倡禍及數萬家非小變也與敬負逆賊之名遺臭萬年戴氏逞匹夫之勇卒喪其生皆自取之也悲夫

嘉興天寧寺有老僧曰果典坐平生不蓄積得錢輒買酒飲長老念空海每歲遺衣段至正癸巳正月一日無疾而卒年一百二歲

潮逢谷水難興浪月到雲間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語谷水雲間皆松江別名也近代來作官者始則赫然有聲終則鬪茸貪濫始終廉潔者鮮兩句竟成詩識

松江自來無大火災至正丙戌閏十月廿九日夜普照寺西業製帽民不謹于火延燎五千餘家重門還館靈宮梵宇悉為煨燼而夏愛間氏收藏古法書名畫樓巋然獨存豈有神物護之也耶抑亦數耶

松江普照寺門首刀鑷胡忽見街上一片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中去胡叩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見之以決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鈔參拾文又同郡夏氏僕嘗見

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捉箴諸袖生頗訝問其所以則
至元鈔貳拾文右二事絕相類吁三十文二十文直微
末耳尚必待主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孳孳以利為
念者於此寧不可鑒哉

嘉興斜塘楊匯髹工鎗

去聲

金鎗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

黑漆為地以針刻畫或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亭臺屋
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後用新羅漆若鎗金則調
雌黃若鎗銀則調韶粉日晒後角挑挑嵌所刻縫罅以
金薄依銀匠所用紙糊籠罩置金銀薄在內逐旋細切
取鋪已施漆上新綿揩拭牢實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

餘金銀都在綿上於熨斗中燒灰甘鍋內鎔鍛渾不走
失

磨堯韃已見第九卷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堯堅三字於
坐隅磨堯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金華
宋濂為著箴曰磨堯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
堯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堯堅高不知極深不可側
磨堯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堯堅鍾鼓之聲因叩而
鳴磨堯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堯堅惟口之則守之
以默是曰玄德磨堯堅磨堯堅慎勿言

楊鐵厓云坡翁跋石恪所畫以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

履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書室圖
三笑于壁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跋三笑
不言為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舜俞廬山
記亦謂舉世信之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一篇謂遠
公不與脩靜同時樓攻媿亦言脩靜元嘉末始來廬山
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
信哉後世傳訛徃徃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
笑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僕射秦官僕主也古者重
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友關中人訛

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射反
下尚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設書故
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尚衣尚冠尚浴
尚席之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
反陸德明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子
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負十六人秩比謁
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先先之
也从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並當
從其正義不當从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
夜反尚書之尚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便非哂

之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今姑舉其顯者

巾幘釋名巾謹也當自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

如

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髻謂之

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儀禮士

冠庶人巾則古也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秦

謂民為黔首漢謂僕隸為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

其證者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邕獨斷曰漢元

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

巾幘自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

冠內加巾故時人云王莽秃幘施屋又光武岸幘見馬

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

纁帛為恰

或作幅
乞洽反

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

本施軍飾非為國容韻書并缺四隅謂之恰前時軍人
弓手所戴

小白帽
是也

一曰按頭使下故曰恰增韻埤蒼皆白帽也晉

輿服志哀帝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帽漢末王公名士

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魏武始制帽成帝制使尚書八

坐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帽低幘出入掖門又二

宮直宮著烏紗帽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帽矣帽雖冠弁

遺制去古益遠用巾幘為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為

絳帕從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標音之施巾連題

却覆之即聖幘也名之曰幘至孝文帝乃高顏題續之以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巾上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厖以束髮冠下施幘冠幘之上又摠施中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損益隨其所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宋衣縫掖居魯冠章甫亦從俗也

履

鳥履人註禪下曰履履下曰鳥

說文無鳥字鳥本鵠字今借為履鳥字也

陸佃云鳥通為鳥履之鳥古人居欲如燕行不欲如鵠故借為鳥字所以為行戒也然借鵠為鳥作思積反者蓋鳥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是泥濕故曰鳥以是知鳥履之下必再用木矣

士聖禮夏葛屨冬皮屨履人注又謂凡屨青絢劬纒億

純准素幘白履緇絢純爵弁纁履黑絢純純是也絢

說文纁繩絢也王藻注履頸飾也

韻會狀如刀衣鼻在履頭言拘者取自拘

持使低目不暇顧視一曰用纁一寸屈為之頭著履頭以受穿貫

一纁履人注縫中紉也

條也純履人注緣也言纁必有絢纁純矣凡絢純純皆

一色又按履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白舄黑舄也赤舄為

上冕服之舄詩曰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

矣所謂玄舄青舄王后祭服之舄也凡履之飾如繡次

也黃履白飾白履黑飾黑履青飾天子諸侯吉事皆舄

其餘服冕著舄耳士爵弁纁履黑絢純尊祭服之履

飾以纁也至若履者說文足所依也从尸从夂从舟象

履形毛氏曰舟能載物履能載人又草曰扉芳米麻曰

屨

凡謂之皆麻

皮曰履按履無別制說文屨屨也从履省

婁聲又鞮也徐曰鞮革履也舄韻會履也古今注以木

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故曰舄以是知履舄履之異名

也但有禪下複下用本之異耳古人舄履至階必脫唯

著屨而入禮戶外有二履是脫履而入者也漢賜劔履

上殿是不賜則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

去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

入朝双舄化鳧先生是脫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

席所以著屨為宜况屨又从韋乎又按鄉飲酒云祝履

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履坐則脫履
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
履矣夫降而脫履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人酬酢
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履復升于階酬酢之
禮畢又降而脫履復升于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略
也

跋

宗儀生當元明之際是本前有孫作至正丙午敍四庫著錄稱
爲未入明時所作敍後有青溪野史邵亨貞募刻疏雖不著年
月然書中語涉元帝均提行空格是必刊於元代史稱宗儀爲
教官洪武二十九年率諸生赴禮部試則是書之刻尙在中年
且必爲成書後第一刻本也明成化有松江刻本至萬曆又有
玉蘭堂覆本今均罕見歷代小史津逮祕書先後覆刻然非單
行歷代本且節錄無足取四庫提要稱其詳於有元法令制度
考訂書畫文藝足備參證且不止此戲劇之學至元極盛是書
於院本雜劇曲名歌調考訂極詳他如園林建築書畫標軸製
墨斲琴窯器髹漆無一不羅而列之其有裨於時人之研習藝
術者非淺吾友陶蘭泉嘗以元刻鋟版行世大板精雕然不易

得故仍縮印以便讀者海鹽張元濟題注卅大游辭飄然不
墨礎琴竊器響為無一不錄而民之其首軒於初人之攝皆
烈刻本雖曲冷燭橋各信辭精此破園林藝業書畫靈神
不信書畫文蓋以論琴瑟且不出地遠曠之舉至元游靈
晉墨升本且簡燧滅只取四車發要辭其籍於首元卷合歸
至蘭堂賢本今以率良墨升小史幣靈靈書次於賢既非單
且必欲知書於類一較本也則知升首於為較本至萬源又首
舞官此卷二十式平率編出扶靈將結問景書之較尚亦中平
具然書中焉此示帝以贊行空游靈必汗於元升史辭宗辭
氣未入則細視於錄於首青於裡史邪亭負表既施雖不書平
宗辭主當元則之類景本簡首註於至五丙十錄四車善越辭

題